孝經詳說

孝經詳說卷五

阜陽冉覲祖輯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下有子曰閨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爲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

矣

注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疏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　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

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
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即是常有之
行故以傳釋立也
陳注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爲忠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爲順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
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
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
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於內必其忠順治理勳猷著
於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

親之孝此焉寓矣

本義大全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弟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即可移於官而官事治官者理家之推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信矣　朱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伊川程子曰人倫

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言　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宜家之行於內惟恐其實之

不至而孜孜勉焉也

講意先鞭移者謂彼即此所爲非去此而就彼也不曰可忠於君而曰忠可移於君孝裏面已有忠了不曰可順於長而曰順可移於長悌裏面已有順了不曰可治於官而曰治可移於官理裏面已有治了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而忠順之道達於外不但豐隆於一時而名立於後世所謂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蓋如此

按事親孝三句平列然首句自重弟者孝之推居家理亦以孝弟爲本書所云孝友施于有政也　長與

前以敬事長之長同官之長也　孝弟居家所謂內也言內宜稱外言後世宜補當時旨拔首章中於事君在行道揚名內看出故此章廣揚名亦以事君言之

講此推廣揚名之義也子曰夫所謂揚名後世者固有待於事君矣而何非孝之所爲乎君子之事親孝故可移之事君而能忠蓋忠孝一理也推之事長居官皆事君者所有事也君子事兄能悌故移之事長而能順君子孝弟居家家政能理故移之居官而官事皆治是以孝親弟兄理家德成於內忠君順長治

官功著於外不特名傳當時而且立於後世而不墜
矣此其所以能揚名也乎
附考　見大全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
姓徒役也　按閨門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
炫古文有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
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
漢儒語宋氏濂謂其所異惟閨門一章諸儒於經文
大指未見發揮而斷斷紛紜抑末矣今姑闕疑以俟
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

之後十一章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那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温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按玉海會要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尙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踳駮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

玄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即康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於學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傳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劭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著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爲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

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之本劉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鄭玄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序云以鄭爲主是以此注爲優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安國作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爲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眞亦傳習淺僞議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

孔具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奬飾　今按劉子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玄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繼絕之典又按子玄尊古文孝經者也其議亦云劉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於劉炫之手而貞議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閨門章今文原無而後乃云司馬貞爲國諱削閨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乎是未嘗深考當世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諫爭章第十五

疏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聞命爲參聞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於父不爭於君二不字古文皆爲弗字又焉得爲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爲諫爭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

之令可謂孝乎

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疏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並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

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
體貌而兼取所以並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
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
揚名卽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
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
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
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
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　禮記檀弓云事
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
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

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陳注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爲問者蓋爲子者原一以順從爲孝但於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於道此其所以疑於心而問也　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按慈愛恭敬難以細貼只大概說爲是　慈是貼愛字恭是貼敬字無他意　從是依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不爭則非忠孝

疏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爭之義因乃誚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誚之後乃謂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

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　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也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

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卒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

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諫乃少於匹夫也　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　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

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陳注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於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爲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爭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爭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於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已彰不陷不

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爲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爲子者不可一於從父之令也

本義大全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

可大夫有家者又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已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

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則億兆

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孔子姑約而言之耳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　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諫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

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按安石黜孝經近儒以爲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駁其非并責善之說耳　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君父一體子不可不爭於父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父不義爲子者直爭之必不可從父之令

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父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

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爭臣爭友可也

按曾子之問所以請益無大非也夫子兩何言只是不然之辭舊說以爲諍以爲斥皆過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直提出父有爭子句爲主　不義則爭之句轉下爭與從正相反

旨大全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吳氏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順從而已

講意先鞭逼章在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二句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皆是借客陪主以見
父有爭子則身方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以下是
直直斷說子之不可不爭於父此句重看臣不可不
爭句亦是伴說切勿兩平
按此章別發一意然最不可少不然則有誤用其孝
者矣　本文只說爭諫是襯貼字　凡爭之道多端
爲直爲婉用詳用略要在隨宜子之爭父則莫過於
論語幾諫一章
講此因曾子之問以明爭父之義也曾子曰參聞夫

子論孝之言甚備若夫人子當盡其慈愛恭敬以安乎親以揚乎名則既聞教矣大抵以順從爲孝耳敢問子一切從父之令而不違遂可謂能盡孝之道乎子曰從令爲孝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蓋父之令亦有不盡可從之時而須諫爭者也昔者天子有天下者也有爭臣七人雖無道而賴七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有爭臣五人雖無道而賴五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有爭臣三人雖無道而賴三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家士有身者也有爭友不限其數雖有過而賴友之匡救其身

不失於令名天子諸侯大夫士皆賴於爭如此父有爭子雖爲不義而賴子之爭可挽則其身不終陷於不義也故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不使父陷於不義也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使君陷於不義也以此觀之故父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必爭之以盡幾諫之道若但從父之令陷親不義又焉得爲孝子乎從者其常也爭者其變也合常變而事親之道盡矣

感應章第十六

疏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道通於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

疏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

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祀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為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　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　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　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

陳注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於事親之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於事母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於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奠其常鳥獸魚鼈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有極其盛者哉

本義大全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

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孰大於此　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　事天地凡所以參贊調燮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　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　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

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閒事物纖

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　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祖考來格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享於克誠尙書太甲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

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陳注承上文而言明王不特以事父母之孝事天地而致神明之彰已也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當

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祇肅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慎行極其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譴明王不過自謂率其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慎行之主兼又致敬於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視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始於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於神明彰鬼神著卽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本義大全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故雖天子至尊必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愼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閒無非孝道充塞人神

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於神明光明顯輝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有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　父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者以經解經誠然　董鼎曰修身愼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按舊說以父兄爲諸父兄不忘親爲不忘宗族之親陳呂俱不從之矣今只以自己父兄說爲是父是正意兄是陪說故不忘親又只承父一邊修身愼行作深一層意以轉合宗廟句爲妥不然便礙口氣　先是在己先之意惟先故當敬　通於神明總承上二段天地鬼神皆神明也光於四海連下句讀　注疏及大全皆以無所不通雙承神明四海神明句有通字又何用無所不通以言之乎當以陳注截開爲是光輝普被於四海而無所不通當以感格民物言之　通於神明是覆說上文意光於四海是進一層

意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旣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夫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無所不通

陳注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按引西東南北卽上文四海也無思不服卽無所不通也可見上文光於四海二句連說無疑

旨本義大全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朱鴻曰此章通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死生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首節即主祭享言然則明王於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聖筆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於後此蓋惑於

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　首節止言事父孝王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旣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　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　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内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講意先鞭此夫子極論孝行之感應以示人也宜分四截看自昔者明王以至神明彰矣爲第一截是先舉古昔明王孝感之事故雖天子至鬼神著矣爲第二截是言後之爲天子者宜所取法孝弟之至四句爲第三截是結言孝道之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通引詩以贊之爲第四截總見孝道之大其感應如此之亙且遠也

按首段以孝感天地言而歸在神明彰矣次段以孝感祖考言而歸在鬼神著矣三段雙承上文而極言其感應之理末引詩以證感應之意　首段言長幼

順次段言必有兄是帶言然所以豫伏弟字故下言孝弟之至也　吳草廬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呂忠節謂其臆爲之極是　先輩分古之明王後之爲天子不可從其分四段甚明

講此極推孝之感應也子曰孝道之大幽而神明遠而四海無不可感通也昔者聖明之君事父能孝天亦父道也故能明於事天而事之盡其道事母能孝地亦母道也故能察於事地而事之盡其道以孝弟而施之家長幼各順其序故能使天地之間上而尊長下而卑幼無不平治觀於此可知事天明事地察

而天地神明功用自然彰見休徵協應萬物咸若矣孝之可以感天地如此　不特此也故雖以天子之貴亦必有其所尊也蓋言其有父而爲所尊也必有其所先也蓋言其有兄而爲所先也故於宗廟祭祀極致其敬所以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以其知所尊也然又必修其身而愼其行恐行有失而遂玷辱其先人也能修身愼行奉祭祀以致敬於宗廟則來格來享洋洋如在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孝之可以感祖考如此合而觀之孝弟之至則天地之神明彰祖考之鬼神著信乎可以通於神明矣以此光輝普

祓及於四海和氣充洽感孚人心又何有不通者乎

通則四海皆服矣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有云自鎬京而西自鎬京而東自鎬京而南自鎬京而北無有不心服者此即孝之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謂也孝之感通爲何如哉

孝經詳說卷五終

孝經詳說卷六

平陽冉覲祖輯撰

事君章第十七

疏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陳注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

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注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

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　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　按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

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

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　按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　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陳注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　君子之事君無一念而不在於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不敢有所徇至於君有爲善之美意方在將萌未萌之介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匪彛之惡意方在將

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悅猶夫魚水之相歡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其所謂相親也豈其微哉

本義大全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正之於顯其惡謂君之慾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　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

也
講意先鞭進謂趨朝時退謂退朝時進見於君己有
善道則思竭盡其忠及其暫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
其過此二句且虛虛說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正是盡
忠補過之至須要發出他委曲意思方於上下相通
貫君之美未形而吾助之於後導之於前故曰將順
如其美既成無用將順矣君之惡未形而吾慮之以
早防之以豫故曰匡救如其惡既成不及匡救矣上
下相親謂君子之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
成其良顯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按補過邢注辨之甚明作補君過爲是呂忠節主自補其過恐涉諱君之過不可從　將訓行又訓助助字較明　將順匡救總承盡忠補過進退皆然　大全匡救分微顯亦與舊說異　上下相親重臣有以致君之親　親字伏愛字意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疏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

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

陳注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本義大全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若是　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岵屺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忠之本也此是推論到孝上非本文正意

事君章

按遐不謂猶俗言不論遠近語氣　引詩全重愛字中心藏即指愛說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無非是愛君之心　依陳注是愛君不忘君　朱子詩傳遐訓何謂訓告今從舊說

旨本義大全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　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　維祺按

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於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也悲夫

按上章但有以孝作忠而未及專言事君此章發出

事君章

事君之義進思盡忠四語可以括盡臣道而又引詩指出愛字以明臣心呂忠節云可謂之忠經立論甚正大而其歸本於孝尤不失孝經之旨

講此言事君之道以補前中於事君之義也子曰孝中於事君而事君固有道矣君子之事君也進而在朝則思盡忠於君凡陳謨宣力無不精白其一心退食在家則思補君之過凡君德君政不令其有所疏失於君之有美意也不待其已形將助而順導之以使其成於君之有惡念也不待其已發匡正而救挽之以使其消如此則臣悅君君亦悅臣上下能相親

而有泰交之象也　夫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皆所以愛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有云爲臣者心乎愛君則不論所處之遠而中心藏此愛君之念無日而可忘也君子之事君亦惟深致其愛而盡忠補過將順匡救自不容已矣

喪親章第十八

疏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没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

陳注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名章終之於末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今文爲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觸地無容不爲文飾不安美飾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哀戚之情謂上六句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

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卽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　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觸地

無容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戚不爲文飾也　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粗布長六寸廣四寸麻謂腰絰首絰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

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　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　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　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

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
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
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
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
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
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喪
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
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
踵曰企俛首曰俯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陳注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踴躃不能爲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

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强而爲之也禮人子於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乇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爲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爲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本義大全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爲哭偯哭餘聲也不偯

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無容觸地局狳不暇修儀也出於口爲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辭也以至美服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疏食此六者皆孝子之眞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强之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愛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孝不慈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

孝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使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郝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之爾　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按邢疏無容謂無趨翔之容後有云稽顙觸地以觸字言則稽顙爲是　毁不滅性較傷生進一層大全

之說可玩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

孝子送終須為棺槨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
屍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
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
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為宗廟以鬼神之禮享
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　檀
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槨注約彼文故言周尸
為棺周棺為槨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
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歛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歛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歛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歛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

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

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惟大棺六寸庶人郎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　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按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　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

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旣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旣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鄭云祖爲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飮酒曰祖故柩車旣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　按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　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

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　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陳注當親之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椁以周棺衣衾

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慼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愼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本義大全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其體椁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

戚之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其爲墓於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此愼終之孝也　其旣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爲之遷主於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時皆祭言春秋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　橫渠張子曰古之椁

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祀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之也　司馬溫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爲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

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　又曰孝子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為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為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

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爲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乎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給之以私

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　横渠張子曰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

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矣眞塋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繫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與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嘗休何者地

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至不論其人而概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子孫衰不克下土此乃仁人孝子所忍乎　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

禮此謂三年之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新昌合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爲居喪時也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

家厚於自奉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卻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吃糭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於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西山眞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

禮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舉之舊說謂舉尸納於棺大全謂舉而斂之覺雅簠簋是祭器不必拘上下所用陳簠簋作朝夕奠爲是不必定指將葬　卜宅兆先儒之說備矣吳草廬似信術家之說然從親起見不爲己身規利不害爲孝　卒哭而祔古禮所載橫渠云三年而祔亦近人情　喪祭不用浮屠最有關繫有意從俗反以瀆親卽謂之不孝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注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慼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　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慼是孝行之終也

陳注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慼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爲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　或問孝子

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也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本義大全此總結全篇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如此章所云者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備於此矣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此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

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為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為仁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慼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為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貫通始終具備本末

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按此所云生事死事在本章只是言死事而連生事言之其義方全要是本章之結語也而舊說謂通結一書亦推論之辭耳　生民之本三句通承生事二句生民句重本字死生句重義字　盡字備字終字一串下必如此而後盡而後備而後終也

旨本義大全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　朱子曰亦不

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講意先鞭此夫子述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冒語哭不偯七句是述孝子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聖人喪制之禮爲棺槨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愼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并結一篇之語也

按以喪親名篇居喪之事乃其正意而及於祭者祭亦喪親之後事也　此言喪祭雖不及禮之詳而大意已盡　事親終矣此爲孝之結局亦經之結局

講此言喪親之禮以終事親之事也子曰人子愛親

之心無已欲其永存而親以有盡之年豈能常在則葬祭之禮尤事親者所不可忽矣夫孝子之喪其親也其哭氣竭而不偯其禮觸地而無容其言樸率而無文服之美者則不安而不服之聞樂聲則不樂而不聽之食旨味則不甘而不食之此孝子哀戚之至情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强也凡初喪三日而令之食教民無以哀死之故而傷其生雖毁瘠而不至滅其性此聖人之爲政以禮防民如此也喪不過三年示民以有終限不得任情爲之也　聖人又爲之棺椁衣衾舉而斂之陳設簠簋祭器以奠而哀戚之女擗

男踊號哭涕泣葬則哀以送之卜其宅兆擇吉地藏柩而安置之爲之祔主於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及其久也春秋祭祀以時而思慕之夫由始喪而斂而奠而葬而祔而祭聖人制禮周詳如此　統始終言之人子於親之生所以事之者極其愛敬於親之死所以事之者極其哀慼生民之根本在乎孝於此盡矣養生送死之大義於此備矣孝子之所以事親者終矣然而孝子一息尚存則心猶思慕豈有終竟哉

總論河南張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

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
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爲篆書繁難又作隸
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
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皆是隸書經火於秦
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
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
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
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
傳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
成帝時徵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

霸僞古文書也古文禮五十六篇與今文儀禮同餘
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
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
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
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
經增減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
其得之也全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
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
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
出之僞朱子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

於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傅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末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意相承脈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

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立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則是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彝好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感人

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按今文孝經十八章質諸朱子所言誠有可疑然刋誤既未行世而聖經不可一日不以垂訓取十八章因文立訓裒輯羣說而刪正之固不能爲聖人之完書而亦可發明言孝之大義也其於朱子刋誤章次雖異而較諸朱子生平著書立言之意竊有所取而不至背馳其亦可告無罪也夫　嵩陽耿逸庵先生有孝經易知徧給童蒙每歲春秋集童子於書院令其倍誦授之飲食獎以紙筆及期童子塞途而至會講堂下揖讓如禮朗然成誦既畢縱遊書院中外遍

林麓泉石間垂髫總角嘻笑歌呼天眞爛漫太和在

宇予主書院兩與其事久而不能忘易知過簡成童

而後欲敷析文義者不能不取證於他書予爲是編

與易知相輔而行分長幼授之視易知爲詳故謂之

詳說見聞未廣缺略尙多同志者幸有以益我

孝經詳說卷六終